

逸韵流风 踵唐启宋

——五代诗歌的艺术特征

彭万隆

(浙江大学 西溪校区中文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关键词】五代诗; 浅俗; 绮艳; 清寂

【摘要】五代诗的创作纷繁复杂, 在继承唐诗的传统中, 艺术上呈现出浅俗、绮艳与清寂三大特征, 这些特征直接影响了宋初的诗风。五代诗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与诗人创作心态, 其创作的得失非常值得总结。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xxxx-xxxx(1999)02-0036-06

The Artistic Feature of Wu Dai Poetry

PENG Wanlong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82, China)

Key words: Wu Dai Poetry; Popular; Amorous; Quiescent

Abstract: The production of Wu Dai Poetry was numerous and complic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tradition of T'ang poetry, it had an artistic appearance of such three features as Popular, Amorous and Quiescent, which directly influenced the poetry mood in the first years of Song. Wu Dai poetry gave an exposition of the social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the poet's mind in that special period.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in creation were much worth summing up.

五代诗是由晚唐诗发展而来的, 唐诗对五代诗有着重要的影响, 五代诗和唐诗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师承关系。尽管在继承唐诗丰厚的传统方面, 整个五代时期呈现出较纷繁复杂的局面, 但就其主导创作倾向而言, 白居易通俗平易、李商隐绮艳、贾岛清奇僻苦的诗风, 无疑对五代诗人影响最大。因此, 可以把五代诗歌艺术特点概括为浅俗、绮艳、清寂三个方面。其中, 俗是中晚唐以来的诗歌大势, 亦是五代诗坛所共有的倾向, 学李商隐、学贾岛的诗人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俗的特征。尤其是白、贾诗风的影响是相互渗透的, 往往是清与俗的矛盾统一。一般是五言近贾, 七言祖白; 写景状物多清, 言情叙怀尚俗。

一、浅 俗

五代诗的浅俗首先表现为语言的趋俗, 最典型的是以口语俗字入诗。如罗隐《自遣》:“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愁来明日愁”; 李山甫《自叹拙》:“世乱奴欺主, 年衰鬼弄人”; 冯道《天道》:“但知行好事, 莫要问前程”; 贯休《白雪曲》:“为人无贵贱, 莫学鸡狗肥”; 黄损《读史》:“家肥生孝子, 霸图有余臣”; 徐寅《北园》:“身闲不厌频来客, 年老偏怜最小儿”等等, 流传后世, 成了妇孺皆知的熟语。僧诗如贯休《听僧弹琴》:“今朝乡思浑堆积, 琴上闻师大蟹行”; 齐己《送僧归洛中》:“叮咛与访春山寺, 白乐天真也在么”, 等等, 有意模仿禅师间对答的语气, 突出地体现了浅俗的特点。口语入诗不自五代

[收稿日期]1998-3-20

[作者简介]彭万隆(1965-), 男, 安徽潜山人, 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从事中国唐宋文学研究。

始,但至五代时,已发展为大量的口语被用到诗中来。口语的浅显俗直有助于表达的真切,成为诗人抒怀写意的一种常用手段。

五代浅俗诗风的另一表现是作品中很少用典,少用比兴,没有深隐的比喻,亦少迂回委婉之笔,往往是直写所见,直抒所感。好的诗篇确能浅切晓畅,明白如话。写人如贯休《樵叟》:“樵父貌饥带尘土,自言一生苦寒暑。担头担个赤瓷罍,斜阳独立濛笼坞”。白描的手法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反映百姓劳苦如僧可朋《耕田鼓诗》:“农舍田头鼓,王孙筵上鼓。击鼓兮皆为击鼓,一何乐兮一何苦”;感慨衰颓士风如齐己《君子行》:“苟进不如此,退不如此,亦何必用虚伪之文章,取荣名而自美”等,皆似白话,口头语,写得透辟,“言虽浅近,而极于理”^[1]。再如吟咏传统节序,徐铉《九日落星山登高》:“秋暮天高稻穗成,落星山上会诸宾。黄花泛酒依流俗,白发盈头思古人。崖影晚看云出岫,湖光遥见客垂纶。风烟不改长年度,终待林泉老此身。”齐己《庚午岁九日作》:“门底秋苔嫩似蓝,此中消息兴何堪。乱离偷过九月九,头尾算来三十三。云影半晴开梦泽,菊花微暖傍江潭。故人今日来不来,胡雁皆欲飞向南。”一浅切,一俚俗,说明诗人追求通俗化的程度不尽相同。徐铉是五代宋初白体诗人中存诗最多亦有一定特色的主要作者,作诗“率意而成”^[2],追求浅切而不喜雕琢,如《送王四十五归东都》:“海内兵方起,高筵泪易垂。怜君负米去,惜此落花时。想忆看来信,相宽指后期。殷勤手中柳,此是向南枝。”此诗收入《宋诗精华录》,是徐铉名作之一,将别离之情写得清浅明白,婉切可讽,收到了字句通俗而风神不俗的艺术效果。

五代一些诗人还喜用数字作对,达到浅俗的效果。如翁承赞《题故居》:“一为鹅子二莲花,三望青湖四石斜。惟有岭湖居第五,山前却是宰臣家。”僧隐峦《逢老人》:“路逢一老人,两鬓白如雪。一里二里行,四回五回歇。”皆有意以数字入诗,形象生动,节奏分明,浅俗之中富于谐趣。但如卢延让《松寺》:“两三条电欲为雨,七八个星犹在天”,虽浅俗,却意境模糊而乏韵致,后辛弃疾《西江月》词:“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则能点铁成金,雅淡天然。

民歌中重言复沓的手法也为一些诗人所乐用,有助于表达上的浅俗。如江为《观山水图歌》:“树婀娜,山崔嵬,片云似去又不去,双鹤如飞又不飞。”隐峦《牧童》:“二月三月时,平原草初绿。三个五个骑羸牛,前村后村来放牧。”句法参差,重迭往复而又非常自然。又如僧怀濬的两首思乡诗:“家在闽山西复西,其中岁岁有莺啼。如今不在莺啼处,莺在旧时啼处啼。”“家在闽山东复东,其中岁岁有花红。如今不在花红处,花在旧时红处红。”利用民歌重叠复沓手法,浅俗平易之中别具一种回环迭映、一唱三叹的风调美。苏轼谪居海南时所作“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3],笔法、格调均由此而来。

五代诗人崇尚白体,当有其深刻的根源,从最广泛、最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来说,五代时有一种对浅俗诗风的欣赏接受意识。五代诸国创业之君多粗鄙不文,接受欣赏水平亦多以浅近凡俗为贵。《旧五代史·敬翔传》云后梁太祖朱全忠“比不知书,章檄喜浅近语”,此虽言章檄,然可推想其当亦以喜诗歌之浅俗者。《北梦琐言》卷六即言“唐杜荀鹤游梁,献朱太祖诗三十章,皆易晓也,因厚遇之。”这是最高统治者的欣赏趣味,上之化下,如风偃草,影响甚著。《玉壶清话》云:“李度,显德中进士,工诗,有‘醉轻浮世事,老忆故乡人’之词。王朴为枢密,止以此一联,称于申文炳知举,遂擢为第三。人嘲曰:‘主司只诵一联诗’。”喜浅俗语以擢人,这是知贡举者的接受心理,影响创作更为直接。再如卢延让诗,《北梦琐言》卷七说其:“卷中有句云:‘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租庸张濬亲见此事,每称赞之。又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舔鱼砧’之句,为成中令洎见赏。又有‘栗爆烧毼破,猫跳触鼎翻’之句,为王先主建所赏。尝谓人曰:‘平生投谒公卿,不意得力于猫儿狗子也。’人闻而笑之。”这不仅表现为当时社会文化心理中喜尚“猫儿狗子”等浅近凡俗的倾向,而且影响到诗歌创作中亦以此等风调去迎合读者的欣赏趣味,填补读者的期待视野。卢诗即因“多著寻常容易语,时辈称之为高格。”^[4]总之,五代人欣赏与偏爱浅近凡俗风格的社会文化心理给诗歌创作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影

响,这是白居易通俗平易诗风得以盛行的重要原因。

明江进之《雪涛小书》认为白诗:“不求工,只是好做。”其实,白居易后期闲适诗在“乐天知命”的口号中蕴含着“独善”的精义,表象是语言上的不求工与好做,而《艺概·诗概》所评“用常得奇”,《瓠北诗话》卷四所云的“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才是其艺术内质。五代社会的破败,主体人格的扭曲和士人才学的匮乏,使得许多作者一眼觑定了白体的浅显好做。《善谑集》云:“南唐魏明好吟诗,动辄数百言,而气格卑下。”又《南唐近事》载:“黄可,南唐进士,诗句中多用驴字。”王仁裕人称“诗窖子”^[5]。再如卢延让“猫狗诗”,路德延的“小儿诗”,冯道的“酸馅诗”等等。许多诗人只能用未经提炼的俗语俚字表达粗浅庸凡的内容,“不能者为之,卑格贫相,小家数,耻佞气,无所不至。”^[6]胡应麟《诗数·杂编》说:“自欧氏不立《文苑传》,世率以冯瀛王辈俚语为五代诗。”五代整整半个多世纪的诗坛都笼罩着这种风气,诗歌创作必然“气格摧弱,沦于鄙俚。”^[7]

二、绮艳

李商隐围绕爱情题材展开的绮艳诗,在五代对词的影响要比诗大得多,尤其是那些无题诗或准无题诗,与初期的文人词几乎没有本质区别。五代诗坛上,与欧阳炯《花间集序》标举“香艳”相一致,诗中亦有明确的缘情绮靡的主张。韩偓《香奁集序》云:“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危之瑞露,春动七情。如有责其不经,亦望以功掩过。”^①韦毅选《才调集》提倡:“词丽而春色斗美,韵高而桂魄争光”。因此,在那香艳的大潮中,五代诗人也捧取了几朵轻绮的浪花。

绮艳之中融入时世之慨和人生感慨,是李商隐最突出的创作特征,对后来的诗词产生了深刻影响。《香奁集》中如《哭花》诗:“曾愁香结破颜迟,今见妖红委地时。若是有情争不哭,夜来风雨葬西施。”黄叔灿《唐诗笺注》云:“首句谓其开迟,次句言其即落。第三句‘若是有情争不哭’,致尧悲感身世,牢落结塞之怀,俱于此句中一拗矣。‘夜来’句是比。”这种带有悲剧性的美感,正折光地反映出唐末五代的时代本质特征,包含着深沉的身世时世之痛。韩偓绮艳诗中有很多这样的喟叹,表现出一种凄艳的感伤美。如《别绪》:“此生终独宿,到死誓相寻”;《惆怅》:“何如饮酒连天醉,席地幕天无所知”;《五更》:“光景旋销惆怅在,一生赢得是凄凉”……震钧《香奁集发微》云:“《香奁》之所以同于《离骚》,以其同是爱君也。所以异于《离骚》,《离骚》以美人比君,《香奁》以美人自比。”韩偓固不可比屈原,但这里指出了重要的创作特色,诗人上承屈骚之余绪,学习李商隐伤春伤别的手法,在绮艳中寄寓了凄凉的故唐之恋和因不肯同流合污而牢落不偶的身世之叹。

五代绮艳诗中亦有作品寄托一种普遍的人生感慨,如牛峤《杨柳枝》其一:“解冻风来未上青,解垂罗袖拜卿卿。无端袅娜临官路,舞送行人过一生。”汤显祖评曰:“《杨柳枝》总以托物起兴,前人无甚分析。但极咏物之致,而能抒作者怀,能下读者泪,斯其至矣。‘舞送行人’等句,正是使人悲惋。”^[8]“舞送行人过一生”,咏柳妥贴,确实道出了时世间那种沉沦不遇,为人作嫁的悲苦心情。

诗人还写了一些情致晶洁的绮艳之作。如楚徐仲雅,《古今诗话》称其“诗如美女,善调脂粉”。其《宫词》云:“内人晓起怯春寒,轻揭珠帘看牡丹。一把柳丝收不得,和风搭在玉栏干。”写宫女于春寒料峭的清晨揭帘目睹之情景,既画出了风摆柳丝之轻柔宛曼,亦令人想见宫女娇弱的姿质与心态,情思荡漾,极其轻绮旖旎。

^① 清震均《香奁集发微》(上海扫叶山房1914年石印本)、吴乔《围炉诗话》(《清诗话续编》本)等认为韩偓此集编于入闽后,表达的是旧君故国之思。本文依从此说。

五代绮艳诗的词化特征极为突出,其间有李商隐的影响,亦受当时词风兴盛之侵袭。如南唐张泌《寄人》:“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栏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类似这样描写寻觅与阻隔的相思之情,婉约词中极其普遍。诗人以梦中相寻的方式表达思念之苦,全诗意境朦胧,而意境与情思的朦胧,正是婉约词的重要特征。蜿蜒回合的小廊,左弯右斜的曲栏,如烟似水的春月,迷濛轻柔的落花,香径独徘徊的离人以及风姿绰约、楚楚动人的谢娘等,亦是婉约词中最常见的纤柔意象。诗的语言清丽婉转,珠圆玉润,完全是词人之语。另外如李建勋《独夜怀》、左偃《送君去》、成彦雄《夜夜曲》等都接近于词。不过,比起五代词那样修短合度,谐于唇吻,尤其是抒情之惬人心意,五代绮艳诗则表现出了明显的局限。

文学史事实表明,词是表现刻红剪翠、绮情怨思境界的更合适的形式,五代绮艳诗在言情方面无法像词那样本色当行。在继承李商隐诗风方面,因为缺乏胸襟、才学的辅佐,借艳情寄慨少有发扬,抒情亦不能似义山诗之清纯虚括,许多作品不免浮浅雷同,五代中后期的绮艳之作远不能与前期作品相比。

三、清 寂

《唐音癸签》卷八评尚颜诗“不入声相,直以清寂境构成。”“清寂”,正是五代诗人效法贾岛所呈现出的共同特征。

“世乱岂能长惬意,景清还觉易忘机”^[9],山水自然成了贾岛格诗人的主要题材。然而,这些诗人笔下并非注意南方山水景物的伟岸奇丽之处,他们不惮其烦地描写深山古寺、幽林寒潭、残阳孤月,更倾心于那种清寂幽深的境界。为了构成清寂的意境,一个惯用的手法就是选取清、寒、冷、凉、冰等冷色调的字来联缀意象,表达心中的感受。如李中《宿钟山知觉院》:“宿投林下寺,中夜觉神清。磬罢僧初定,山月空又生。笼灯吐冷艳,岩树起寒声。待晓红尘里,依前冒远程”。诗中冷色调的字再三出现,“正所谓其清足以仙,其寒亦足以死者也。”^[10]这种不入声相的清寂之境,在五代贾岛格诗人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再如:尚颜《述怀》:“天寒岳寺出,日晚岛泉清”;伍彬《分水岭》:“寒冲山影岸,清绕荻花洲”;刘昭禹《灵溪观》:“云开孤月上,瀑喷一山寒”……诗人将冷寂的心境投射到清幽的山水景物之中,“枯木寒岩,全无暖气”^[11],使得五代大量类似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寒俭”之态。

孟贯《宿山寺》诗曰:“此景关吾事,通宵寐不成”。五代贾岛格诗人对这种清寂之境有明确的体认。“贾岛存正始,王维留格言”^[12],他们认为自己的艺术追求是直接师承贾岛,甚至还可以上溯到盛唐的王维。在这种风气中,也有一些获得人们赏叹的作品。如路洵美《夜坐》:“簾卷竹轩清,四邻无语声。漏从吟里转,月自坐来明。草木露华湿,衣裳寒气生。难逢知者鉴,空悦此时情。”廖凝《中秋月》:“九日秋色,今宵已半分。孤光含列宿,四面绝纤云。众木排疏影,寒流叠细纹。遥遥望丹桂,心绪正纷纷”。路诗颌联变自杜甫《月夜忆舍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廖作腹联仿照南朝何逊《九日侍宴》:“疏树翻高叶,寒流叠细纹”。二诗通体相称,符合当时品评标准:“僻能离诡差,清不尚妖妍。冷澹闻姚监,精奇见浪仙。”^[13]故前者“竞传于湖南”^[14],后者号为“绝唱”,“江左学诗者,竞造其门”^[15]。

五代贾岛格诗人在体制上专以五律为尚,五律之中又专以雕琢颈联为极则,遣词造句,莫不月锻季炼。《五代诗话》卷七载楚刘昭禹尝与人论诗云:“五言如四十个贤人,著一字如屠沽辈不得。”然随举其诗如《忆天台山》:“常记游灵境,道人情不低。岩房容偃息,天路许相携。霞散曙风外,虹生凉瀑西。何当尘役了,重去听猿啼。”全诗清寂境中惟第三联工巧细致,并非四十个字皆贤者。这

种状况正如杨慎《升庵诗话》卷一〇所批评的：“起结皆平平，前联俗语十字一串带过，后联谓之颈联，极其用工，又忌用事，谓之点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极其用工的结果，就是许多诗人得以凭几联佳句名家传世。如南唐自号“五言金城”的刘洞有《夜坐》诗：“百骸同草木，万象入心灵”；夏宝松有《宿江城》诗：“晓来羸骝依前去，自断遥山数点青”，因而被时人誉为“刘夜坐”、“夏江城”。这些佳句单一看来，不乏小巧工妙之处，合而观之，则又狭窄琐碎，单调枯瘦，让人生厌。

南唐李中在五代贾岛诗风中稍显特殊，不但创作五律，还擅长七律，绝句亦多佳什，不似其他诗人五律之外，诸体一无可观。孟宾于序其《碧云集》云：“缘情入妙，丽则可知。出示全编，每多奇句。”清寂中时显奇丽峭拔之气，如“乾坤一夕雨，草木万方春”，“半夜风雷过，一天星斗寒”，“云开碧落星河近，月出沧溟世界秋”，“鱼龙不动澄江远，烟雾皆收星月高”等等，直可登浪仙之堂，入周贺之室。但这种奇句在其七律中每多重复，如“千里梦随残月断，一声蝉送早秋来”，“千里梦魂迷旧业，一城砧杵捣残秋”，“千里交亲消息断，一庭风雨梦魂多”，“千里吴山青不断，一边辽海漫无穷”等等，全以“千里”与“一”为对，绝大多数又出现在颌联。虽然追求奇思壮语，表现出求变的意向，但积学不丰，作法不广，才思逼仄，程式化则在所难免。

总之，五代陶醉于清寂之境的诗人，自诩“诗埒贾岛”^[16]，实际上只不过接受了贾岛的清凉与苦涩，品尝着那种灰色的情调。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无论格调、意境、材料、作法都显得陈庸俗烂。清寂只是其表象，实质仍然是凡俗。

《五代诗话》牛运震序云：“自开平以迄显德，上下六七十年，推挹逸韵流风，犹足以踵晚唐而启初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不再采取将宋初诗直接晚唐的简单化作法，五代诗与宋初“三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已是不争的事实。宋初诗因袭五代主要是由于长期形成的创作风气根深蒂固的影响，诗歌自身发展的惯性并不与时代的变迁而同步。五代诗之启初宋，并非那种形式技巧上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于宋初诗人能顺应时代的要求，自觉认识到五代诗风的弊端并逐步地变革这种风气。《小畜外集序》云：“窃谓文章末流，由唐季涉五代，气格摧弱，沦于鄙俚。国初屡有作者，留意变风，而习尚难移，未能复雅。”五代诗的“气格摧弱，沦于鄙俚”，“悲哀为主，风流不归”^[17]，最深刻的根源是创作主体人格的丧失。因此，宋初在白体诗风盛行之时，朝廷表彰白居易，独“嘉其能保名节”^[18]，直到欧阳修著《新五代史》，都从根本上对五代乱世士风进行纠偏。复雅崇格成为宋初士风建设与文学创作的共识与目标。在这种潮流中，白体如王禹偁，晚唐体如林逋、魏野之人格无庸赘言，即或是当时被石介《怪说》斥为“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之昆体杨亿，亦是“忠清鲠良之士”^[19]。经过逐渐变革，宋初“三体”显现出与五代诗风不同的面貌，清吴之振在《宋诗钞·小畜集》的序文中说王禹偁：“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接响”；明胡应麟《诗藪·杂编》评九僧诗“精工莹洁，一扫唐末鄙倍之态”；宋田况《儒林公议》亦认为西昆体温文尔雅，“五代以来芜鄙之气由滋尽矣”。所以，人们评价宋初诗风，一则如《蔡宽夫诗话》所云：“国初沿袭五代之余”；一则如方回《送罗寿可诗序》所曰：“宋划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这其实是五代诗与宋初诗因与革、启与变两个相联的不同层面的问题。

分析五代的乱世之诗，能引发许多思考。五代与以前的乱世不同，它不像有些民族矛盾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士人对民族、对祖国有深厚的感情，迫切要求自救。不像安史之乱时期，有唐王朝维系人心，人们渴望着恢复开天盛世。也不像中晚唐时期，人们还想揭露弊端，希望通过朝廷改革来挽救现实。五代是民族内部的分裂动乱，不仅没有真正的中央王朝，而且在走马灯似的政权更迭中，连一个像样的乱世英雄都没有，社会已完全失去了维系人心的力量。此时，儒学的沦丧使得士人心态蜕变，士风下降堕落。佛、道虽然流行，均没有出现著名的大师，没有多少思想成果，实际上同是衰落。总之，儒、佛、道的衰落，标志着—个时代精神的衰落。五代诗人没有唐人那样的精神与情志，又不具备宋人的学识。同样是乱世，但没有杜甫、韩偓的忠爱之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没有出现

赵翼《题元遗山集》所说的那种“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现象。同样是佛教思想，能使王维、韦应物等人的诗作境界深厚，情韵悠长，却只能使五代诗清苦枯淡，甚至接近佛偈。文化不深厚的，只能写冯道式的“酸馅”诗。

陆游说：“诗至晚唐五季，气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后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晓者。”^[20]长短句有得天独厚的“委曲形容”之功能，而花间一类词不需要学问，不需要博大深厚的情感，有西蜀、南唐那样的宫廷生活做基础就可以了。诗以言志，在五代却没有多少可以言志的生活根基，所以五代诗坛好诗终究难得。

叶燮《百家唐诗序》云：“有世运，有文运。世运有治乱，文运有盛衰，二者各为迁流。”唐诗经过充分发展，到五代已是山重水复疑无路，难以推出新局面，此为文运不济；五代社会文化的衰敝是世运不济。五代诗歌正处于世运之乱与文运之衰的交汇点，因此，决定了它的凋落，形成了唐诗与宋诗之间的低谷。

【参 考 文 献】

- [1]计有功. 唐诗纪事卷七四[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2]吴之振. 骑省集钞序文[M]. 《四库全书》本.
- [3]苏轼. 苏轼诗集. 被酒独行迢迢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1939.
- [4]何光远. 鉴诫录卷五. 容易格[M]. 上海: 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本, 1939.
- [5]吴任臣. 十国春秋卷四四. 王仁裕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6]毛奇龄. 毛西河合集. 西河诗话卷七论学白诗[M]. 清嘉庆刻本.
- [7]苏颂. 小畜外集序[M]. 上海: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 [8]汤显祖. 花间集评本[M]. 明万历庚申本.
- [9]韩偓. 卜隐[A]. 全五代诗[M]. 上海: 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本, 1939.
- [10]陈善. 扞虱新话[M]. 《四库全书》本.
- [11]贺贻孙. 诗筏[A]. 清诗话续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12]齐己. 寄洛下王彝训先辈[A]. 全五代诗[M]. 上海: 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本, 1939.
- [13]齐己. 还黄平素秀才卷[M]. 上海: 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本, 1939.
- [14]阮阅. 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一雅言系述[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 [15]阮阅. 诗话总龟前集卷一〇·郡阁雅谈[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 [16]马令. 南唐书·刘洞传[M]. 上海: 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本, 1939.
- [17]范仲淹. 范文正公集卷六·唐异诗序[M]. 《四部丛刊》本.
- [18]李心传. 续资治通鉴长编·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8.
- [19]苏轼. 苏轼文集卷二五·议学校贡举状[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20]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題·花间集解題[M]. 上海: 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本, 1939.

[责任编辑 徐 枫]